

歷史與空間

古賢治水建奇勳

雁翔

印象中，每年入夏，山洪氾濫、暴雨成災、城市內澇就佔領內地各大媒體的版面，「抗洪救災」、「人定勝天」也成為人們口中的關鍵詞。於是全國上下搶險救災、軍民聯防重建家園，湧現出許許多多可歌可泣的英模人物，也喪失不少寶貴的生命。

緣何年年抗洪年年洪、水漫金山成常態？人們不得不對「人定勝天」一詞產懷懷疑！難道我們幾十年來大興水利、浴血奮戰的成果真的無法抗拒年年準時來襲的洪災麼？我在不可思議之中不免想起古代的抗洪英雄。

說起古代抗洪英雄，首推遠古時期的大禹和西門豹。當初黃河下游洪水氾濫，大禹率人馬抗擊洪水，他一改堵截為疏通，疏通高地積水流向平原，既減少洪災又發展農耕。他也因此眾望所歸地成為部落聯盟首領和夏朝開創者，大禹治水13年「三過家門而不入」也成為千古美談！

戰國時期魏國政治家西門豹，任鄴（今河北臨漳）令時積極治理漳河，嚴懲「三老」、「廷椽」及「豪長者」，廢除河伯娶妻之陋習，邊防汛邊開鑿水渠造福百姓，功績流芳百世。可見大禹和西門豹的治水成果是有口皆碑、經得起時間考驗的，不可能出現「年年抗洪年年洪」的怪事吧？

說起古代治水名人，又不能不提春秋時期的楚國令尹（宰相）孫叔敖。孫叔敖（公元前630年—前593年）楚國期思邑（今河南信陽淮濱縣）人。2,600多年前，淮河頻發水災，孫叔敖深知水患造成的嚴重災難，他傾盡家產主持治水，他不辭辛勞爬山越嶺，深入淮河兩岸察看地形，親自勘測淮河水源，根據當地的地形特點組織民眾，將四周的積石山、龍池山和龍穴山流下的溪水集中於低窪的芍陂，再修建五個水門，壘起石閘門控制水量，「水漲則開門疏之，水消則閉門蓄之」。

孫叔敖巧借淮河古道洩洪，歷時三載，終於建成中國史上第一座水利工程——芍陂，又稱安豐塘，這一工程既化險為夷護佑了當

地群眾生命財產的安全，又發揮了「灌田萬頃」、造福鄉梓的巨大功能，至今仍發揮著作用。孫叔敖治水功績歷來受人敬仰，司馬遷《史記·循吏列傳》將他列為第一人。毛澤東當年視察淮河時多次提到孫叔敖，稱他為「了不起的治水專家」。

古代詩人作家從政者比比皆是，抗洪英雄中也不乏著名的文壇名流。唐代大詩人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時，見美麗的西湖夏天湖水暴漲淹沒農田，就親自察看地形了解民情，下令沿湖修建堤壩水閘、攔蓄蓄水，消除杭城水患之憂，還解決數十萬畝農田灌溉之需。百姓感恩戴德，譽此為「白公堤」。3年後白居易離杭州赴洛陽履新，寫下「未能拋得杭州去，一半勾留是此湖」的詩句。

無獨有偶，大文豪蘇軾也在西湖修有攔洪長堤——即「蘇堤」，世代受人讚揚。北宋元祐五年（1090年），蘇軾出任杭州知州，他深諳民生疾苦，積極疏浚西湖，用挖泥的淤泥修築一道堤壩，並在堤岸建起映波、鎖瀾、望山、壓堤、東浦、跨虹六條著名彩虹橋，他還詩云「我來錢塘拓湖綠，大堤士女爭昌豐。六橋橫絕天漢上，北山始與南屏通」，杭城人為紀念蘇軾治理西湖之豐功，將它命名「蘇堤」。自宋以來，「蘇堤春曉」就是「杭州十景」之一。

說起蘇大學士治水功績，又何止「蘇堤」一處？他每到一地，都將防汛視為重頭戲。位於徐州的黃樓，便是他主政徐州留下的抗洪標誌。這黃樓高10丈，阻擋了滾滾而來的泗水（古黃河），使徐州高枕無憂。當年九九重陽節舉行黃樓竣工慶典時，全城萬人空巷，東坡即興賦長詩《九日黃樓作》以記。千年過去，如今黃樓屹立如昔，「碧水柔波不盡黎民厚意；黃樓明月長留太守清風」，樓上這副對聯傳誦着徐州人對蘇軾的不盡景仰。可見天堂杭州在白居易、蘇軾兩位文壇領袖治理下，從此也不再「年年抗洪年年洪」！一代文宗、河南人韓愈也是抗洪大功臣。唐元和十四年（819年）憲宗皇帝迎佛



杭州西湖蘇堤一景。作者供圖

骨入大內，韓愈奏《論佛骨表》反對，惹「龍顏大怒」，被貶至數千里外潮州刺史。時潮州大雨成災，愛民如子的韓愈當即冒雨出城勘察，但見山洪洶湧而來，於是下令全城總動員築堤防洪。韓愈在城北騎馬淌水作記號，着人按記號插竹竿，再按竿築堤，城北儼然出現一座「竹竿山」，於是萬眾一心搶修堤壩，很快擋住洶湧的洪水，「韓文公走馬牽山」的佳話不脛而走，潮州百姓還為韓愈立起一座「功不在禹下」功德碑！

官至宰相的大學者王安石的抗洪業績也卓爾不凡。浙江寧波是三江匯合之城，歷來水災頻發苦不堪言。王安石出任寧波「一把手」時，親率一支考察隊深入甬江、奉化江等江河湖海調查研究，調集人力物力「起堤堰、決波敗、為水陸之利」，終於令寧波從此安然無恙，徹底告別「年年抗洪年年洪」的魔咒！

千百年來寧波人對王安石念念不忘，為他修重恩祠、經綸閣、王荊公祠，今天寧波東錢湖的王安石廟，依然香火鼎盛。當年我的小學母校，隔壁就是王荊公祠，老師經常講起其抗洪業績呢！可見凡殫精竭慮抗洪救災的官員，必是「愛民如身」的公僕，也必能深得民心、受人敬重、千古傳頌……

我想：如果這些古賢治下的城市也是「年年抗洪年年洪」，老百姓恐怕不會為他們立祠建廟、歌功頌德吧？我納悶了：為何古賢能做到的事情，在建造能力、機械水平和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，卻屢屢出現「年年抗洪年年洪」怪事呢？究竟是天災太多、防不勝防，還是有關部門敷衍了事、防禦不力呢？雁翔不禁打油——

年年入夏鬧汛情，歲歲抗洪歲歲洪！
今非昔比存疑慮：請教白蘇韓文公……

來鴻

張武昌

竹斗笠

竹斗笠，對於曾經在鄉村生活過的人來說並不陌生，雨天出現得最多的是笨拙而龐大的斗笠，土黃色圓圓的，可擋雨亦可遮陽的「大帽子」，它散發着淡淡的桐油香味。夏季在酷熱太陽下勞作的農民頭戴「竹殼笠」，休息期間找個陰涼的地方坐下，把竹笠拿在手裏使勁地搖動，當扇子用。

此刻，我的思緒正一步一步沿着記憶的羊腸小道，走進鄉村的往昔，去找尋那些已漸漸遠去甚至已被遺忘的故事，那些模糊的情景又漸漸變得清晰。每到春夏雨水頻發季節，鄉村的田間地角，總少不了蓑衣、斗笠的存在。這些為隨時變化的天氣而作準備的用具，就和那些生長在田間地角的野草、野花一樣，成了鄉村一道亮麗的風景線。

斗笠有幾種類型，但大多數以竹篾、箭竹葉為基本原料編織而成。有尖頂、圓頂、通帽等形式。精製的則用青青細篾，加藤片紮頂編邊，竹葉之上夾一層桐油紙。為使其耐用美觀，有加繪字畫的，笠面再加拭熱桐油。鄉村還有一種最精緻的竹笠，它選用的竹材料是一種名叫桂竹的。因桂竹的節細小，可劈成很纖細的竹絲，製成很優雅的斗笠。鄉村用得最多的則是一種以竹篾編製加箭竹葉的那種。還有就是由上下兩層竹編菱形網眼組成，中間夾以竹葉、油紙。這兩種斗笠既輕便又耐用，價錢又便宜，附近的村莊就有村民編製這種斗笠。節儉的人家，一頂斗笠能用上一兩年。

另外，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竹斗笠叫扒殼笠，它是用較粗壯的竹條中間用多層箭竹葉編製，專用於收割稻穀。稻穗用打穀機分離粒穀子後，

用手抓緊扒殼笠，對着穀堆大角度使勁擺動，扇走穀殼及禾碎葉。

小時候陰雨天上學，我們也會帶上竹斗笠、塑膠布。當下雨的時候，頭頂戴上斗笠，身上則用塑膠布包裹着，雨點劈劈啪啪不停地打在斗笠上，再向下掉落。若遇上有風的雨天，雨點拍打在斗笠與塑膠布上，分別發出不同的聲音。我一路走着，一路享受着很有節奏感的音調。

故鄉的斗笠非常普遍，每家每戶都有，它與鐮刀、鋤頭和蓑衣拍檔一起和諧地相處。村民在風雨與烈日中的勞作是艱辛的，充斥着一種辛酸。雨天村民帶着一身渾濁的泥水，從田間地頭歸來，斗笠下是熟悉的蓑衣，把高大的身軀裹在裏面。回到家中，解下斗笠和蓑衣拿在手中抖動，抖去水珠，再掛在牆頭的釘子上。經過雨淋後的斗笠和蓑衣顯得灰暗、笨重，天晴時便會拿到太陽下曬乾，再掛回牆上。在烈日下勞作的村民，頭戴斗笠，汗如雨下，工作量與地盤建築工人不相上下。

農村還有一種草笠，它是用小麥莖編織而成，通常這種草笠是用來遮擋酷熱的太陽。因為草笠在雨天只能短暫避雨，時間長了雨水會濕透草笠，從而失去效果。

現在的避雨工具幾乎被雨傘、雨衣所替代，但斗笠在農村裏依然存在。因為農民不會因為下雨而停止農活，頭戴斗笠，身穿雨衣或蓑衣，方便農民在雨中繼續勞作。

古詩文中的描述通常蓑笠並用，例如，「圓笠覆我首，長蓑披我襟」，以及「孤舟蓑笠翁，獨釣寒江雪」。

居住在城市裏的人們，對斗笠的認識可能不深刻。竹斗笠是農民的代名詞，是古老傳承的印記。

詞度墨香

詩：施學概
書：梁君度



望江南·賀香港東奧女子團體乒乓球奪銅牌 伯天施學概題

銅牌頌，團體李蘇蔡。喜報三人天不老，馳驅千戶地長呼。新史綴皇都。紅勝火，江水映明珠。裊裊輕煙情隱隱，娟娟荆樹意如如。花放一心初。註：李指李皓晴、蔡指杜凱瑩、蘇指蘇慧音。

二零二一年八月五日

浮城誌

漫話立秋

管淑平

當迎面吹來的風開始泛着微微的涼意，當寒蟬聲聲吹奏着生命的絕唱的時候，我們知道，夏日漸遠，立秋已在門外。

立秋，處二十四節氣中第13個節氣，也是秋天的第一個節氣。它像是一篇序言小詩，以輕快的筆調，悠然的情思，將秋天的節奏緩緩譜寫開來。一年的光陰已經過半，無論是氣候的變化，還是生活的節奏，隨着立秋的開始，都或多或少有了微妙的轉折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對立秋的描述可謂精簡而形象。據文載：「立秋，七月節。立，建始也。秋，擊也。物於此而擊斂也。」立為開始，擊即收引，不難發現，從立秋開始，萬物都漸漸地走向了一種收斂的狀態。

我國古代立秋分為三候：「一候涼風至，二候白露生，三候寒蟬鳴。」立秋的風是微涼的，涼得有了風度，從小暑的「溫風至」到立秋的「涼風至」，處於季風帶的人們，首先便是從風中感知到時令的變化的。二候時的立秋，人們可以在空山新雨後的早晨看到一層朦朧的霧氣，霧呈白色，但尚未凝結成水珠，所以叫白

露生。這也說明了秋所對應的五行屬性和色澤，秋金色白也。在立秋的第三候中，你還能聽到感陰而鳴的寒蟬鳴叫得更加響亮、淒切，就如同用生命的絕唱吹響了秋天的號角一樣。

立秋標誌着夏天即將遠去，秋天隨之而來，但並不代表暑熱已經全然消退，其實，此時仍然處於伏天下。民間素有「熱在三伏」、「秋後一伏」的說法，按「三伏」推算方法，立秋，同大暑一樣，還是處於「中伏」階段，還有很多地區依舊會繼續上演着夏日裏「小暑大暑，上蒸下煮」的劇情。早在東漢年間，農學家崔寔就曾在《四民月令》中這樣提到立秋：「朝立秋，冷颼颼；夜立秋，熱到頭。」這種早晨和傍晚比較涼爽、中午十分炎熱的現象也是立秋的氣候，又因雨水較少，地表溫度可能會超過頭伏與二伏，所以人們形象地把這種天氣叫做「秋老虎」。民諺中「立秋早晚涼，中午汗衣裳」的說法也能很好地與之印證。

每個節氣都有相應的活動與習俗，立秋也不例外。在北京、天津、河北等地都會

舉行「咬瓜」活動，而山東則會通過包餃子、煮餃子的形式來迎接立秋，表達五穀豐登的寓意，而在江浙地帶則流行「摸秋瓜」、「貼秋膘」等風俗。眾多習俗中，秋社算是最具特色的一個了。通常人們會在立秋這天選擇應季的瓜果蔬菜等祭祀土地神，祈求豐收。《淮南子》中記載的「秋為矩，矩者，所以方萬物也」說的就是秋神如同一把尺子，規矩萬物，管理萬物，用規矩教化影響着人們的生活。

關於「秋」字，《說文解字》中還有過這樣的描述：「秋，禾穀熟也。從禾，省聲。」從「秋」字的本意來說，秋，代表着的是穀物的成熟。而甲骨文中的「秋」字則更像一隻蟋蟀的形狀，因為蟋蟀多在秋天鳴叫，所以蟋蟀也被稱為秋蟲。也罷，立秋的到來，梧桐樹也開始落葉，於是又有了詩句中所說的「一葉落而知天下秋」。

立秋，處處都透着美感，如一個甜甜的夢，真實，澄澈，靜美，就讓我們懷着一顆熱愛生活的心，迎接秋天，擁抱秋天，感恩秋日美好時光。

豆棚閒話

喝與不喝

魏以進

人生的戲劇性有時會讓人大跌眼鏡。腎孟碎石術後，遵醫囑，須多喝水。既排石，又不讓體內的軟管與輸尿管黏膜黏連。我是慣於聽話的人，這回自然也不例外。一回家，就端着杯子不停地喝，喝，一直喝到想吐為止。

在正常人看來，喝水有什麼難的。是的，此舉並不難，張嘴，吞嚥而已。然而，當簡單的事超過了一定的限度，對人就是一種極大的挑戰。醫生說，每天至少喝3,000毫升，也就是300毫升的杯子，要喝10杯。起初還是能做到，天氣熱，10杯水喝下去並沒有什麼不適。但水不能經汗腺排出，必須轉化成尿液排出才有效。如果坐在空調房裏，喝下10杯水，真不是容易的事。雖說這是必須，但功利性太強的舉動常常會引發逆反心理，即使是對自己。

缺水時，喝水是生存的基礎。小時候在家鄉魏家坡，有一年大旱，稻田乾裂，只有生產隊裏倉庫底下的那口桶蓋大的井裏能沁出一星半點的水。可那麼多人，這無異於杯水車薪。怎麼辦？坐以待斃總不是辦法。母親告訴我們，只有趁天不亮就去守水。我們兄弟三個一夜沒睡，雞叫頭暈就挑着小水桶蹲在那口井旁盯着井底，眼睛一動不動地看那清澈的水一滴一滴地沁出來。水每沁一滴，我們的心就狂跳一陣。在我們眼裏，那已不僅僅是水，而是

生命的乳汁。當水把井底完全蓋住時，我們便歡呼着毫不猶豫地用水瓢小心翼翼地往桶裏舀。水裝滿後，我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舀起一瓢水仰起脖子一飲而盡。那是急，是及時雨，酣暢淋漓之後，盡是痛快，酷似寫意，潑墨。

當水是第一需要時，喝是一種享受。我們常常看不見人的精神需求與心靈營養，誤以為生命只是一個過程，一個爬滿苦難的過程。汶川地震時，那些被埋在廢墟底下幾乎絕望的人，靠喝人體的尿液活了下來。那是奇跡，生命的奇跡。只有心中裝着希望的人，即使是喝尿液，也毫不畏懼。那一刻，喝是唯一的生存希望。別無選擇時，不選擇便是最明智正確的選擇。

逆行之下，不喝則是一種壯舉。武漢抗疫時，那些醫護人員不喝或少喝一回水，則有可能多救活一個人。那是不喝的價值與無奈。其實他們特想喝，甚至想一口氣喝下一壺水，不帶半點停頓。八路軍戰士在烈日下埋伏，一天一夜都沒喝水，他們不喝是為了伏擊鬼子，讓老百姓更好地喝水。當他們的嗓子冒煙了，他們依然會堅持，用意念去驅趕口渴。

又想到了我手術前，護士告知當天晚上10點以後就不能吃不能喝。患者當然得聽醫護人員的，畢竟他們是專業人員，克制着一夜沒喝。第二天手術，口渴實在受不

了就用水漱漱口，然後立即吐掉。原本上午10點左右就能開始的手術，一直推遲到下午兩點多。其間，那是真的不能喝，喝了就會前功盡棄。口乾舌燥，那不是誇張，甚至還只是略高。嘴唇皮粘了，稍不留意就會被撕裂。此情此景，不喝，是為了擺脫病魔的纏繞，那是對自己真正的負責。看着別人自由地喝着水和飲料，那是由衷地羨慕嫉妒恨。可轉念一想，忍受不了一時之折磨，就有可能遭受長久的痛苦。也罷，低下頭，不看前後左右，默默地心中念叨，快了。別說，還真管用，手術室的人來喊了，口渴被那一刻的興奮衝跑了，畢竟等待已在眼前。術中的情形一概不知，醫護人員也不會講，只能從網上查查類似的經歷。還好，手術兩小時就能喝水。醫生還專門來病房說，要多喝水，多動。至於道理，沒有細講。可以想像，應該是防止黏連，讓瘀血排出來。從不能喝到要多喝，幾乎是兩個極端。然而都是需要，手術的需要，人體的需要。不喝，短暫的克制倒是不難，可要多喝，再喝，真的是難以忍受。

跨越只是那麼一瞬，不喝，是為了碎石；多喝，是為了排石。無論是克制，還是暢飲，皆為一個目的，將人體內多餘的成分剔除。不同的方式，為了共同的目標，喝與不喝，都是花開的節奏與聲音。

詩詞偶拾

吳春萍

秋

澄澄燦燦雙眼的金黃
風一樣在全秋裏飛短流長
爬過高樓林立
飛向雲海茫茫

燕陣聲聲
呢喃隨風飄蕩
街一葉深綠 閃幾縷青黃
煙柳紛紛飛處 淺吟還低唱

於七八顆星天外探望
秋也金黃 稻也金黃
蛙鳴蟋蟀唱
凱歌在三三兩兩山前奏響

彎彎的鐮刀 割下
彎彎的月亮
緊緊捏在勞動者手上
稻草田裏 留一片成熟的馨香